通志堂経解

ロ仁12
1411
448

雜記下第二十一

嚴陵方氏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爲雜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也死於外則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則不一而雜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爲首自未没父喪而母死分爲下篇之首有父之喪如未没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没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後死者之服

孔氏曰自此至父也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之節此經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爲父變除之節未没喪者爲父喪小祥後大祥前未竟之時于時又遭母喪母既葬後

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除服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若母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

橫渠張氏曰如有服則服其服雖緦小功之服亦服新而脫舊以往時暫故也反則如常

嚴陵方氏曰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不長中乃除

孔氏曰此經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節父母服內其諸親除喪亦爲服除服除竟反先服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服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不得除己私服其私謂父母已下及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據此言之是尋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爲小功緦麻除服也又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服中爲殤長中著服而又爲之除也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練祥皆行

鄭氏曰言今之喪既服練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練

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緦

孔氏曰此明前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旣緦者謂後喪旣虞卒哭合變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緦也後喪旣緦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皆舉行之此經云旣緦不云未沒喪則知旣緦與未沒喪者別也旣緦是旣虞受服之時故鄭知未沒喪是旣練之後也　庾氏曰鄭註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當云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依禮父在子爲長子三年也後喪旣葬除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旣殯得爲前喪虞祔

山陰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葛葢禫而後緦緦吉服也知然者以被緦黼衣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旣緦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旣緦在禫之後明矣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鄭氏曰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耳王父旣祔則孫可祔焉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

孔氏曰禮孫死祔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註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以此言之則練時壞祖廟其祖傳入高祖廟其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入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廟是祥後祫也故註云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耳兼言祥者恐未祫故也但祖祔祭之後即得祔新死之孫然王父雖祔未練無廟孫得祔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

嚴陵方氏曰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以昭穆同故也
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嫌不祔也未練祥嫌未卒哭據周卒
哭而祔嫌未卒哭曰未練足矣今曰未祥則亦嫌未祥可
以祔也春秋傳曰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未
可以吉也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眞卒眞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鄭氏曰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入眞謂朝入眞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時此謂後日之哭也

孔氏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哭於殯宮則嫌是哭殯於別室明所哭者爲新喪也明日之朝著重喪之服入眞殯宮及下室卒眞而出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他室之位如昨日聞喪即位時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鄭氏曰猶亦當爲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後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有私喪之禮猶是與祭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

處也未視濯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告君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若也

盧陵胡氏曰猶是言自若也

山陰陸氏曰禮大夫死雖當祭猶告春秋傳曰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鄭氏謂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然則歸而後哭亦以此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鄭氏曰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

孔氏曰案上文不爲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今此齊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同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己之異宮耳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鄭氏曰冕兼言弁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臣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已見曾子問解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外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鄭氏曰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散等粟

階爲新喪略威儀

孔氏曰將祭謂將大小祥祭而有兄弟死則殯後乃祭兄

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事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喪服傳曰有死於宮中則爲之三月不舉祭祥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虞祔則得爲之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三月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此二祥祭宜涉級爲有兄弟喪少威儀故散等也散栗也等階也助執祭者亦栗階舉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栗階栗階謂升一等而後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註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清江劉氏曰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山陰陸氏曰散等謂不拾級聚足鄭氏謂散等栗階誤矣

栗階躐等有栗之道故曰栗階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鄭氏曰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

孔氏曰此經明喪祭飲酒之儀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比小祥爲重尚卒爵今惟嚌之故知受賓酢也神惠爲重故在喪受尸酢亦卒爵禮爲輕故賓酢但嚌之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註云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故知小祥之祭旅酬之前皆爲之也

嚴陵方氏曰蓋飲酒之禮以少爲敬啐爲少於飲嚌爲少

於啐下言衆賓則知主人之酢爲受長賓矣於長賓嚌之則於衆賓啐之則於衆賓嚌之此重輕之別也而大祥又殺於小祥者以哀少忘而敬少略故也

山陰陸氏曰自諸侯達諸士蓋蒙上言練祥虞祔之祭外降皆散等升降如此則小祥之酢嚌之啐之大祥啐之飲之皆達亦可知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鄭氏曰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

孔氏曰侍謂相於喪祭禮者喪禮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也此謂練祥祭虞祔不獻賓也

嚴陵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言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鄭氏曰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爲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不奪人之喪重喪禮也不可奪喪不可以輕之於己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居父母兄弟喪禮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他人居喪之禮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亦不可奪喪謂己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忠也齊斬之喪謂父母也父母至親哀容體狀經不能載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

橫渠張氏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恣適非所以居喪稍不敬則哀忘之矣或謂三年致哀於君子所養得無損乎是君子之所養也居喪以敬爲上敬則一於禮也嚴陵方氏曰敬足以盡禮故爲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故爲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戚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隆殺之別服有齊斬重輕之殊外不稱內之隆殺則爲僞矣本不稱末之輕重則爲野矣奪喪見曾子問解

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瘠常浮於敬故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圖不能畫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鄭氏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

孔氏曰此明居喪得禮之事三日不怠謂親之初喪三日內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未葬前朝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夕哭之屬三年憂戚者以服未除憔悴憂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於中國則尊之於蠻夷則擯之者以明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蠻夷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少連大連之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雖然孟子之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彼舜文王爲東西夷之人則二連以東夷之子而合於禮豈足怪哉論語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下惠爲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已哉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也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者也

鄭氏曰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也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孔氏曰大夫士言而後事行故得言己事不得爲人語說也對而不問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若與賓客跡遠者則問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

嚴陵方氏曰言略而語詳對應而問倡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在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間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齊衰即此所謂疏衰以廬爲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鄭氏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

妻居廬而杖杓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

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輕重雖稍異而哀戚略同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鄭氏曰親喪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日月未竟而
哀已殺
孔氏曰親喪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兄弟謂期服及小功
緦也內心也
長樂黃氏曰註說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著日月未
竟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
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唯外除而內
亦除也註說失之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鄭氏曰言小君輕服亦內除也發於顏色謂醲美酒食使
之醉飽
孔氏曰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
己之兄弟若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
嚴陵方氏曰服君之母妻比己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己
之親可知此亦所以明外除內除之異也發諸顏色若酒
醴之類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
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
直道而行之是也
鄭氏曰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
自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
孔氏曰異於人謂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此以弔
死問疾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

也其餘謂期親以下父在爲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內
也
山陰陸氏曰餘則直道而行之言所謂百行推此而直前
則是矣故曰執一術而百善至者孝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
目瞿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心瞿弔問哀痛
之處戚容應甚
祥主人之除也於歲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鄭氏曰爲期爲祭期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
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
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
乡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
禫服朝服縓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
平常也
孔氏曰祥謂祥祭主人除服之節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
祥祭之期此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
明旦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於練祭不著祭
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註云正祭服純吉朝服玄冠今
縞冠故云未純吉祥祭雖吉哀情未忘加著縞冠素純麻
衣鄭引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是也禫禮玄衣黃裳玄冠大
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也禫祭後著朝服
縓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則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
吉祭之服也從祥至吉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吉
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縓冠四也
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山陰陸氏曰嫌於夕爲期嘗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故

云爾然則祥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所謂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縞麻衣是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鄭氏曰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衞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也

孔氏曰既祥謂大祥後有人以喪事來弔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麻衣之服

山陰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然後反他喪之服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鄭氏曰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謂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此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故絶踊而拜之也反改成踊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也乃襲謂更成踊訖乃襲初袒之衣也既事既猶畢也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也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絶踊則士固不絶踊也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不更爲成踊

山陰陸氏曰已嘗袒矣大夫至而襲故今改襲而袒於士襲而後拜之故不復改袒然則又成踊何也蓋居喪凡賓

客弔客去而歸必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鄭氏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

孔氏曰上大夫平常吉祭用少牢虞依常禮也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廟也二祭皆大並加一等用大牢也下大夫吉祭用少牢虞祭降一等用特牲卒哭附依常吉祭禮也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如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虞與卒哭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也

嚴陵方氏曰犆即特也與特牲三俎之特同而與鄉特牲之特異蓋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也

山陰陸氏曰禮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牲則容父爲士子爲下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爲士相備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鄭氏曰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薧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

孔氏曰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子卜葬其父某甫葬日故并言葬虞子卜葬其父則稱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弟爲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輾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鄭氏曰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

孔氏曰關穿也輾迴也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於是有爵而後杖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鄭氏曰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爲則有鑿巾

孔氏曰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其親但露面而含耳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爲失禮也

山陰陸氏曰禮因時損益故有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若有爵而後杖鑿巾以飯是也禮士含巾不鑿至公羊賈始鑿之以含君子有取焉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鄭氏曰言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

孔氏曰此經記者自問答設冒之事未襲之前始死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之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也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衣覆於冒上

山陰陸氏曰記冒如此亦以著鑿巾爲善后非衍字言孝

子如此設冒不得已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人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予不見大饗乎

鄭氏曰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爲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芸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或人問曾子遣奠之事大饗賓客既畢主人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已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蔬是孝子所以悲哀也重結前文以語或人非爲人喪問與賜與

鄭氏曰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各久無事曰問

孔氏曰此語接上之辭故鄭云滅脫與語助也豈非爲人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平敵則問卑下則賜

山陰陸氏曰宜承既卒哭遺人可也之下脫爛在是著非爲人喪從父昆弟以下雖卒哭猶無所問遺金華應氏曰非爲喪而問也又非爲喪加賜也乃爲己之親耳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哀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鄭氏曰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謂受問

受賜者也受酒肉必衰絰正服明不苟於滋味也受而薦之於廟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言齊斬之喪重恙不在施惠於人

孔氏曰此一經論身有喪拜謝之禮以其喪拜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此義已具檀弓跣三年之喪受酒肉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

嚴陵方氏曰喪拜吉拜皆爲拜辭與問也心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爲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之者卻之爲不恭故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吾從其至者也然則稽顙而後拜蓋三年之喪拜也故曰以其喪拜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衰之喪十一月而練期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

鄭氏曰如斬如剡言痛之惻怛有淺深也斬之喪至而禫當在練則弔上爲父在爲母也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謂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

孔氏曰自此至盈坎明弔喪之節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謂貴賤同也功衰雖不弔人如有服謂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己功衰而依彼

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親故也然諸侯絶朞不應有
諸親始死服今云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
君不臣諸父昆弟也大祥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
在而得出則其餘喪雖無父亦得出也母既可矣諸父灼
然故鄭云皆可以出

山陰陸氏曰所謂功衰猶言功衰微加人功雖服功衰不
弔則以創鉅痛深故也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朞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
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鄭氏曰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朞之喪謂爲姑姊
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不與於禮謂饋奠也

孔氏曰身有大功之喪既葬往弔他喪弔哭既畢則退不
待主人襲斂之事朞喪練弔亦然朞之喪謂姑姊妹無主
爲之服朞未至於葬往弔鄉人之喪亦喪畢則退不待襲
斂也此姑姊妹朞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此後若
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得待襲斂但不親自執事經
直云朞喪鄭知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
人此經朞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此朞服輕是姑姊妹在
他族成婦日久殯在夫族者也執事擯相也緦小功服輕
故未葬便可弔人亦爲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曾子
問云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
也

藍田呂氏曰功衰事下脫一不字此謂卒哭之受服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
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鄭氏曰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

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
摯相見也附皆當爲祔
孔氏曰相趨本不相識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相
揖恩微深故待柩出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恩轉深故
寔竟而退相見恩轉厚故葬竟卒子反哭至家而退朋友
疇昔情重故至主人虞祔乃退然與死者相識亦當有弔
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註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
盈坎
鄭氏曰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
至四十丁壯時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坎或爲壙
孔氏曰此論助葬及執事反哭之節弔喪者本是來助事
非爲空隨從主人而已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
十強壯者皆執紼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待主人
寔竟反哭從孝子反也四十強壯不得即反故待土滿坎
而反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
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
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有服人召之
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
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
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
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鄭氏曰君子病之病憂也疑死疑猶恐也既葬適人人食
之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
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截毀而

死是不重親也

嚴陵方氏曰禮所以制中飢而忘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以爲非禮然送死所以當大事則飢而廢事尤爲非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其黨則弗食所以爲之節食菜果飲水漿皆聖人之中制故天下無難能之病焉

藍田呂氏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其飲不加鹽酪故曰飲水漿無鹽酪也不能食食鹽可也者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功衰齊斬之末未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鄭氏曰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堩道路孔氏曰從柩爲孝子送葬從柩去時反哭謂孝子葬竟還時道路不可無飾得免而行非此二條不得免於道路也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反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鄭氏曰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

孔氏曰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沐浴是自飾非此小功條祭事則不自飾也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練祥不沐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則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註云暮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附沐浴櫛註云彌自飾大夫以上亦然

嚴陵方氏曰有祭則不可以不齊戒齊戒則不可以不沐浴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鄭氏曰言重喪不行求見人耳人來求見己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

孔氏曰此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小功輕可請見於人大功不可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見人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贄之事也

嚴陵方氏曰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者以人請見在彼請見人在此故也亦與對而不問同義執摯則請見人之禮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朞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鄭氏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

孔氏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與此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朞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鄭氏曰嬰猶鷩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依

廬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始死時也彼在襲斂當哭踊有節故異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鄭氏曰自卒哭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天子諸侯諱羣祖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之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孔氏曰此一節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事卒哭前猶以生禮事之卒哭後去生漸遠故諱其名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子亦同父諱之兄弟謂父之兄弟於己爲伯叔正服朞父亦爲之朞是子與父同有諱也世父叔父是父之世父叔父姑

已是從祖正服小功姑謂父之姑於己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二者皆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己從父而諱也姊妹謂父姊妹於己爲姑在家正服朞出嫁大功九月是己與父同爲之諱此等是子與父同諱也鄭註子不敢不從諱據于父母世父叔父及姑已不合諱者言之父之兄弟及姊妹已爲合諱不假從父而諱也鄭註是謂士也士謂父身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妻之所爲其親諱但不得在側言之於宮中遠處得言之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己從祖昆弟同名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也鄭註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者父爲王父諱於子則爲曾祖父之伯叔及姑則是子曾祖之親故云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共

同曾祖之親故註云在其中從祖昆弟於父言之是父之同堂兄弟子也父服小功不爲之諱已又不得從父而諱若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故註云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鄭註爲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葬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鄭氏曰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

雖或爲唯

孔氏曰自此以下明遭喪冠取之節將冠值喪當成服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冠於次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冠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每哭一節三踊如此者三凡九踊乃出就次所曾子問云將冠子未及期日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言未及期日知冠月則可冠也次廬也據重服而言

廬陵胡氏曰夏小正冠用二月若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冠除受服之節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鄭氏曰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孔氏曰大功謂己有大功之喪末謂卒哭之後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大功之末乃可得爲也

經文大功據己身不云父小功據其父不云身互而相通

故鄭註同之謂父及己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父是大功之末己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

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從祖兄弟父子俱爲小功其服同也若父齊衰子大功則不可若父大功子小功可以冠嫁未可取婦必父子俱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小功已緦麻灼然合取可知下殤小功謂本齊衰重服降在小功不可冠嫁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其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理不可冠嫁矣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之鄭因前經三年之喪可冠於此復明輕喪亦可冠也

范氏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爲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　又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縗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婚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言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橫渠張氏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無

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行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旣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已自冠取妻也

山陰陸氏曰入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祖母從祖祖姑是也大功之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已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

凡弁絰其衰侈袂

鄭氏曰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孔氏曰弔服首著弁絰身著錫衰緦衰疑衰此三衰大作

其袂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註云變素服言素端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

鄭氏曰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將至來也辟琴瑟亦所以助哀

孔氏曰父有服在宮中不與於樂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於樂　崔氏曰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不當與於樂

長樂黃氏曰註云宮中子與父同宮者禮由命士已上父子異宮正義從而解云若異宮則得與樂上文言諱雖子之服盡尚從父諱其父之所諱豈命士而上父有喪服者

子可與樂哉今詳之父有服宮中者譬諸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之時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喪服哀戚未終不可與於樂也亦如從父諱於先祖之禮也次云母有服妻有服亦謂方在服制之中亦隨其降殺其宮中者謂持服不出之際則其義明焉非謂同宮室居命士而上父有喪服子可觀聽音樂者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自士上達父有服有作樂者宮中雖不聞子不敢與也母有服聲聞焉不敢舉樂妻有服於其側則不舉爾所謂不與於樂非直不舉也

長樂陳氏曰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況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

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爲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己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弃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鄭氏曰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也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

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爲主之事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祔祭之時夫之黨主之非也案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諸侯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爲主死者雖至親不得爲主里尹主之亦此義
新安朱氏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山陰陸氏曰言妻之黨雖親弗主苟夫無族矣雖視朋友至於祔而止可也喪服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鄭氏曰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也不麻謂弁絰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
孔氏曰尋常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註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饗執玉得服衰絰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饗大事則吉服也弁絰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
山陰陸氏曰據此若弁絰雖服皮弁而絰非常服之弁歟
弁師王之皮弁服會五采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鄭氏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童子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
孔氏曰即位自因者孝子於殯宮朝夕奠之時即阼階下

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
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喪杖成
子禮是也　皇氏曰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問喪之
免而云杖舉重言也
山陰陸氏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此一節
宜承如始即位之禮脫爛在是言若國禁哭則之他室不
哭其入奠與即位猶自因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
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曰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
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山陰陸氏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
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
於禮知由於內矣故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若夫徒文具
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
盧陵胡氏曰踊絕地不絕地義有輕重豈由禮文而已哉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
徒爲之也
鄭氏曰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
主人之禮
孔氏曰相主人之禮法相也由左孟子云魯穆公時子柳
子思爲臣子柳即此泄柳也
山陰陸氏曰由右相雖非古在可以然之域凡經言自某
始記失禮所由始也即言爲之君子有取焉據鑿巾以飯
公羊賈爲之也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七月而禫獻子
爲之也

天子飯九具諸侯七大夫五十三

鄭氏曰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

孔氏曰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

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

山陰陸氏曰士喪禮貝三實于笲此士三之證也案珠玉曰含玉貝亦曰含則散言之飯含通也鄭氏謂蓋夏時禮周禮天子飯含用玉誤矣典瑞言玉職也貝非所言大戴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則珠有以玉爲之者矣玉府所謂珠玉是也諸侯言飯不言含則蒙上含以玉可知然則飯以珠不必言矣其言之則以天子珠兼以玉諸侯以而已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玉諸侯言璧璧器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時子叔聲伯陳子行臣飯含僭君疑衰周時禮鄭謂此等夏殷禮無所依據又檀弓飯用米貝鄭不疑於夏殷獨疑此何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鄭氏曰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孔氏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葬罷即卒哭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

山陰陸氏曰士踰月而葬容外姻至大夫三月而葬容同

位至諸侯五月而葬容同盟至天子七月而葬容同軌至
左傳云同軌畢至著同盟以下雖至有不畢也若其卒哭
遲速不同則以其德服喪有隆殺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舍遂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
也
鄭氏曰言五者相次同時
孔氏曰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宣君命人以飲食爲
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
之君事既畢則臣行私禮故臨在後事雖多同一日畢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
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孔氏曰案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算謂有師保
恩舊之親或三問謂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
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
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鄭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
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紼引同耳廟中
曰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
紼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將葬
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既夕禮云升自西階正柩於兩
楹間是也銜枚止諠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
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工人也以鳥羽注
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柩前御
行於道指揮爲進止之節也周禮喪祝御柩謂王禮也案

周禮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綍經云執紼應舉六遂而
言黨者正取一黨之人數耳邑有三百戶之制謂小國中
下大夫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奪伯氏
駢邑三百註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為大國下大夫亦三百
家也
嚴陵方氏曰載柩有車車有副焉而載柩者為正大夫殺
禮於諸侯故以茅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且以表哀素之心
焉楚軍前茅亦以兵凶器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
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
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鄭氏曰難為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為蟲獸也冠
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
坫反罰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為山梲侏儒柱畫之為藻
文難為下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
不能覆豆喻小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
山節而藻梲天子之廟飾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邦君為兩
君之好有反坫此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為之當時謂管
仲是大夫之賢者尚為此僭上之事是難可為上者言他
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之也旅樹山節已具禮器及特
牲疏儀禮豚在於俎以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
不謂豚在豆也平仲賢大夫猶尚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
恒被平仲而偪也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
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

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祭此敬仲君子以爲濫平仲君子以爲隘也故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勳勞而荀子第其優劣言其德禮則曾西所不爲而孟子所不與也以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既備豈有失哉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鄭氏曰踰封越竟也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其歸也以諸侯弔禮其待之若待諸侯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不自同於賓客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其他謂哭踊髽麻嫂不撫叔叔不

撫嫂遠別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侯夫人奔父母喪節如若也若父母三年之喪則雖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非三年喪則不歸女子出適爲父母期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案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以女子不同於女賓之疏也主國之君在阼階待之不降階而迎言其他如奔喪禮嫌夫人位尊與卿大夫妻奔喪禮異故明之

嚴陵方氏曰男不入女不出則婦人其可以踰封乎唯弔三年之喪然後踰封而弔哀有所重故也檀弓言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者所以優老也此之所言特以防微而已闈門宮中旁出之門也撫謂撫存之也與不通問同義

李氏曰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故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春秋書曰邾伯姬來歸傳曰大歸也大歸而猶曰邾夫人之也故曰若待諸侯然非三年之喪則雖衛之亡而許穆夫人不得歸唁者大夫守之以義故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鄭氏曰恥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在位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人須多識若未聞知患不得聞也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令之撫養使民逃散是地有餘而民不足役民衆寡彼己均等他人功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皆恥之

嚴陵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雖然聞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而不能行則與不學同故君子每以是爲患焉昔舜居深山聞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其次也若冉求對孔子以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豈知所謂聞而能學乎齊王欲孟子姑舍爾所學而從我豈知所謂學而能行乎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其謂是歟言之者衆而行之者寡言之爲

易而行之爲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耳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謂是歟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歟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其謂是歟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廢功故衆寡均而倍焉孟子曰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謂是歟所謂衆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雖然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

恥也此所以爲異三患之所言者道故曰患五恥之所言者事故曰恥此所以言三患於前而後言五恥唯其知所患故能終至於無恥

廬陵胡氏曰楚許伯樂伯攝叔致師能行其所聞而復者能力行也故聞也學也患弗得不患弗能唯行也患弗能也能猶力也衆寡均而倍焉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氏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

孔子曰此一節明凶荒君自貶損也校人馬有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此五路所乘駑馬負重載遠所乘凶年人君自貶乘駑馬也天子諸侯常祭大牢凶荒則用少

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
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
嚴陵方氏曰馬不良謂之駑牲非純全謂之下
山陰陸氏曰下牲蓋猶用其本牲之下者也故祭凶年不
儉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
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嚴陵方氏曰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
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
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是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
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
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鄭氏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
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也蜡之
祭主先嘗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
之勞喻以也今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
知言其義矣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
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孔氏曰此一節明蜡月鄉飲酒之樂蜡謂王者於亥月報
萬物休老息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觀之
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久也張謂
張弦弛謂落弦張而不弛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不息亦
損民力弛而不張則失弓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則志驕

之後猶弓之弛而非作也張之以武所以告始弛之以文所以成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亦是意也馬氏曰王者奉天牧民以施政春夏使之耕作秋冬使之收成欲其富也能勿勞乎致其勞也能勿息乎既蜡而收民息已則飲之酒使其相樂是也子貢觀蜡但見其狂是上不知觀天道下不能酌民情故孔子告之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又言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文張文武不爲蓋推蜡之澤以治民推民之意以承天則不爲久張以著其仁不爲久弛以著其義自非聖人安能明此山陰陸氏曰弛而不張聖人有所不爲張而不弛聖人有所不能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逸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

藍田呂氏曰蜡索祭也歲十二月歲將終矣百物成矣凡物之神苟有功于人無不舉而祭之故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也謂之八蜡祭之道至于蜡則報之禮備矣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修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于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一方不成則蜡來待於其方謹愛民財而不可費也順成之方蜡祭爲得必使來成之旁嚴陵方氏曰蜡蟲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方其勞之之初猶弓之張而有爲也及其息之

鄭氏曰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
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
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
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
大廟
孔氏曰此一節明魯郊禘之事獻子仲孫蔑謚也正月周
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
帝靈威仰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其月日至若天子則圜丘
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郊所出之帝此言是
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
於祖廟此言非也魯之祭祀猶用夏法禘於孟月孟月於
夏家是四月於周爲六月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
失禮意獻子爲之記其失所由也案春秋僖九年獻子始
見經案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云以僖公
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十
月乃禘理不合譏爲致夫人故書之獻子既七月而禘恭
秋不書於經以示譏者魯時暫行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
是不恒行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冬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夏日至可以
有事於祖七月而禘僖公蓋嘗用此秋七月禘于大廟是
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鄭氏曰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
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
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孔氏曰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畿外之事故

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玉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鄭氏曰皆謂嫁於國中者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庶人從爲國君

孔氏曰君內宗爲君悉服斬衰爲夫人齊衰則君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也案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以其親服服至尊也鄭知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爲君夫人是國人所稱號故也國外當云諸侯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姊妹嫁於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鄭氏曰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孔氏曰廐焚孔子馬廐爲火焚孔子拜鄉人來慰問者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廐焚雖不問焉然猶爲爲火來者拜也錄之

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在國中非正也諸侯不內取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取舅及從母元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爲妻以卿大夫不外取也內宗外宗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或云在他國則不得也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爲君別也故鄭註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惟據君之宗

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鄭氏曰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孔氏曰廐焚孔子馬廐爲火焚孔子拜鄉人來慰問者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廐焚雖不問焉然猶爲爲火來者拜也錄之

以著聖人言動之間無所不爲法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鄭氏曰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

孔子曰此一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論說管仲之事管仲於盜中簡取二人薦上以爲桓公之臣謂此盜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爲盜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依禮仕於大夫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著服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自此升爲公臣者皆服官於大夫之服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

山陰陸氏曰言其所以放卻爲盜以其所遊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爲其所爲主服與違大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所爲主者有服矣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鄭氏曰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稱字謂諸侯之名也

孔氏曰此明辟君之諱過謂過誤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鄭氏曰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孔子曰此經明卿大夫辟內亂之事引春秋莊二十七年

公羊傳文案彼云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故請至于陳葬原仲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酖叔牙也此註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弒君是也

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閾外之治義斷恩門外之治義斷恩外患不辟者所以重義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鄭氏曰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冉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

孔子曰此名五等諸侯所執龜玉之制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作記者引之剡殺也圭與璧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五等諸侯圭璧雖異而俱以玉爲之故云玉也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三色每色爲二行是三采六等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則四等又云琢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此謂卿大夫二采共一就也天子五采五就則十等也此經則公侯伯子男總云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總包

山陰陸氏曰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藻皆九寸問諸

侯朱綠藻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他國者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琡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子男執璧以朝以圭聘頫今此言圭則子男聘頫之玉也鄭氏謂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誤也正言玉也則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主公言之其餘以是爲差上公用龍四玉一石雖曰玉可也故曰藻三采六等據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長樂陳氏曰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眠玉采以象德之又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伯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作藻晁繅織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爲之云據也禮書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鄭氏曰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嚴陵方氏曰文公之下執事也自此而下宜更有辭容簡脫之耳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鄭氏曰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

命以豐某廟君諾之乃行宰夫攝主故居上拭靜也自由也其俎謂將割割牲以豐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刲俎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告事畢告宰夫也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生人所居不豐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宗廟名器謂簠簋之屬

孔氏曰此一節論豐廟及考路寢之事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豐之其禮謂豐廟之禮爵弁士服也純衣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雍人是厨宰之官拭靜其羊於廟門外案大戴禮豐廟篇云成廟則豐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命以豐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初受命寢門內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也雍人抗舉其羊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當屋棟上之中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也門廟門夾室東西廂不用羊各一雞凡三雞故云皆用雞如上用羊升屋割之也未刲羊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俎皆於屋下俎訖然後升屋而豐門與夾室亦當門屋上及室上之中豐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考之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器之作名者成則殺豭豚血塗之細者成則不豐鄭註周禮云毛牲曰刲羽牲曰刳此經有羊有雞無刲文總以俎包之周禮對文耳　皇氏曰舉羊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

中

長樂陳氏曰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駹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羊或犬俱得爲釁是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爵弁而不冕牲駹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鍾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弃也

嚴陵方氏曰考即宣王考室之考且考有燕必用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釁有祭祭止用血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釁之亦各從其類也衈者割其耳而薦其毛也凡器莫不有名先儒言名器謂尊彝之屬者以其名之尤著故也若名山之謂之名亦以是而已

橫渠張氏曰釁名器以豭豚而齊宣王釁鍾以牛戰國時無復常制不然又何以欲以羊易之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敎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鄭氏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絶不用

此爲始也前辭不敎謂納采時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所賚物也律弃妻畀所齎

孔氏曰自此至稱之一節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夫人有罪諸侯出之令歸本國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之罪故使者將命云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使臣某告在下之執事須待也俟亦待也敬須待君命也使人得主人荅命使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賚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主國亦使有司領受之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鄭氏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稱舅稱兄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

孔氏曰稱舅謂妻被出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使來告也稱兄謂夫兄之名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弔故曾子問云母喪稱母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之父兄遣人致命之辭未聞

嚴陵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鄭氏曰言貴其以禮待己而爲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孔氏曰此一節明少施氏以禮食孔子吾祭謂孔子祭也作起也飧謂强飯以荅主人之意

橫渠張氏曰後世不安於禮相見唯務簡便至如賓主相與爲禮安然不動復何相勸相敬之意但以酒食相與醉飽而已古人非不知此簡便必自進籩豆凡席酌酒而拜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廟之饗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然所謂如食宜飫如酌孔取但取飲食醉飽而已殊非養老之意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飧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爲不知禮亦難行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呼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與之七人則不屑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苟非食之以禮又安得爲之飽乎觀其賓祭與飧主人皆作而辭則其有禮也可知矣飧者食後而更飧傷謂傷廉也

山陰陸氏曰詩所謂既飽以德者此歟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髽首

鄭氏曰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个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也諸父旁尊各就其寢亦爲見時不來也女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

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髦首猶若女有髦紒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分別之事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之時兄弟姑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姑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爲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已見也諸父謂夫之伯叔婦於明日各往其寢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後尋常燕居則去其笄而髽首謂分髮爲髻紒也既未許嫁猶爲少者處之

嚴陵方氏曰納幣即昏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玄氏謂天數五地數五合數爲之節正謂是矣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純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鄭氏曰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

孔氏曰韠蔽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上廣下狹象天地數也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總會之處故謂之爲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縫之下韠以兩邊紕以爵韋闕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

畔闊五寸純以素者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紃絛也五采之絛施之諸縫之中也會之所用無文純紕既用爵韋故鄭知與紕同也純之上畔去韓之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韓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鄭云與會去上同也

長樂陳氏曰韓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共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然韓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爲領而會爲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韓猶尊上玄酒俎上生魚也古者喪服用韓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韓是祥祭有韓也禮書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

喪大記第二十二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小大此篇所記以大者爲主故名曰喪大記

疾病外内皆埽爲賓客將來問病也徹縣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寢東首於北牖下

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牀廢去
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
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一人體手足
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爲賓客來問
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
以爲候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
子重終爲其相褻
孔氏曰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樂之事君謂諸侯此篇
所記皆據諸侯以下案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
服經云東首故鄭知君來視之時東方生長鄉生氣也案
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文王世子云世子親齊玄而養至病
困改服故檀弓曰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
玄冠即朝服也

嚴陵方氏曰疾甚至於病檀弓言曾子寢疾病論語言于
疾病皆謂是也疾病則賓客見問故伯牛有疾而孔子問
之曾子有疾而孟敬子問之皆禮然也曲禮曰大夫無故
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疾病則所謂有故也故皆徹而
去之北牖與郊特牲言北墉下同義欲君南面而視之故也
馬氏曰君子之於其生也欲內外之有別於其死也欲始
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而夫婦之化興此男子不死於
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所以必記於禮也昔者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
隅坐而執燭及其易簀反席未安而沒故論語亦云召門弟
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牖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
各歸其眞宅而已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

子之手以齊終也

金華應氏曰掃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掃者肅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閟於耳矣撤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鄭氏曰死者必皆于正處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貴賤死寢室同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故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謂就夫人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

二小亦卒正者也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異諸侯大夫與妻皆死於適寢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卿之妻未爲夫人所命則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還正寢也士之妻各死正室夫妻皆然故云皆也鄭註寢室通者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云尊者所不燕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焉

嚴陵方氏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寢即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于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

山陰陸氏曰諸侯子曰世子大夫妻曰世婦大夫不世爵

禄然克生其子則世矣其妻謂之世婦以此内命婦曰世婦蓋名生於大夫之妻

復有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禫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赬赤也玄衣赤

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禫衣纁屋翼升榮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皐某復也司服以簞待衣於堂前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爲主人之惡

孔氏曰自此至復而後行死事明招魂之禮此一經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死者封内若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梯而升屋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故狄人設階簨虡階梯之類也小臣君之親近冀君魂來依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公袞冕而下夫人屈狄謂子男之夫人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禫衣言世婦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士助祭上服也六冕則以

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
其弁也稅衣六衣之下也皆升自東榮者復者升東翼而
上也天子諸侯四注爲屋東西兩頭爲屋簷霤下故言東
霤大夫以下南北二注而爲直頭頭即屋翼自此升也中
屋履危者當屋東西之中履屋上高危之處而復也北面
求陰之義鬼神所嚮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冥神在天而來
一號於下冥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冥神在天地之間而
來也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
服待衣於堂前者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也如雜記所
言則每衣三號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而往西北榮
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自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
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幽陰而下因取西北扉爲便也故
鄭註士喪禮云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也

嚴陵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
虞人則掌林麓之官故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
賤者代之顧命言狄設黼扆綴衣而不必簨虡之類者以
此故斂則用大胥衆胥飾則用崇牙壁翌而棺槨之間以
容柷爲度

馬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
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
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庶乎神之衣是而來
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
義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
降焉蓋死矣滅矣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
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然則死者不可以復生
萬物自然之理也于死而必爲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

制此豈虛禮歟亦以謂禮義之經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由骨者無不爲已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設此禮哉

山陰陸氏曰虞人所虞也狄人所樂也喪則憂戚幸其生故使虞人狄人設階周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亦是此意大夫變練言禫則大夫以下練冠以禫代數據一命縕紱幽衡再命赤韍幽衡士妻以稅衣亦至言爾玄禫冕服也大夫以玄禫則世婦用鞠衣士以爵弁則其妻用檀衣即服皮弁其妻乃服稅衣矣君夫人應言東帛今言皆升自東榮主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爲殷屋四注大夫以下雖亦四注其上猶有翼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褅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鄭氏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褅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婦人稱字不以名行也氣絶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

孔氏曰絳襈衣下曰褅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氣絶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復而不生故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

長樂陳氏曰不以斂此兩句共一說耳於文爲駢然則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

嚴陵方氏曰稅與褅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稅嫁之緣衣則謂之褅此其所以異服

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山陰陸氏曰復世婦以禮衣士妻以稅衣禫衣有褖稅衣
亦有褖復升而復褖下垂故不以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氏曰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
孔氏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也
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爲輕也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
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
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
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鄉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
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
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鄭氏曰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
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
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孔氏曰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案既夕
禮云設牀第當牖士喪禮將含商祝入當牖北面故正知
正尸牖下南首也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于東方士喪禮
主人坐於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喪
禮言之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當在
室內東方但諸侯以上位尊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
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
在戶外之東方遥繼主人之後也有司庶士卑故在堂下
北面案士喪禮云少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經直云
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

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西但士禮略人君當以帷鄣之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外宗踰於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上位故皆堂下北面舅之女及從母之女外宗中兼之也

山陰陸氏曰卿大夫序于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爲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豈諸侯爲內命婦服視卿大夫服歟

金華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一家長雖若母亦在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有所統攝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鄭氏曰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士初有喪哭位之禮大夫之喪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此是爲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喪略可知也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

皇氏曰尊者坐卑者立謂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

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皆立卿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尊卑非謂對死者爲尊卑也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也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卜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鄭氏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鄭註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下文士出迎大夫是也或至門者謂下文大夫於君命是也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士之喪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弔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註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拜之非特出迎賓也雜記云士喪當祖大夫至絕踊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鄭氏曰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

孔氏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經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也寄公謂失位之君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鄭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也知國賓在門東者或本是吉使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皆北面者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焉尸在堂上故鄉之也寄公小斂後稍依吉禮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斂後漸吉就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主人鄉其位拜訖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此謂大夫士俱來若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則北面故鄭註大夫特來北面也

山陰陸氏曰迎逢也凡言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大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出

鄭氏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

孔氏曰前經明男子迎賓此經明婦人迎賓也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也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奉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故鄭知此時在堂上北面也小斂之後遷尸于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戶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鄭氏曰士旣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旣殯諸

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孔氏曰自此至拾踊一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及拜迎於賓及奠祭弔者之儀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戶東今小斂當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斂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馮尸竟亦踊主人袒者鄉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說髽者髦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括髮以麻者以用也人君小斂說髦竟而括髮用麻士既小斂亦括髮但未見髦耳婦人髮亦用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帶麻于西房與男子異處鄭註於死者俱三日者謂數往日也

藍田呂氏曰婦人不俟男子襲絰亦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

長樂黃氏曰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今言三日而斂則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此乃小斂日數雖引以爲在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大夫士二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今言三日禮有之然無所考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　又曰案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又士喪禮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爾　又曰喪服斬衰章疏

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鄭氏曰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也

孔氏曰此經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見下文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陳于堂孝子男女親屬扶捧之至堂也降下也適子下堂拜賓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夷堂者夷之爲言移也亦以蕩爲戒故也

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婉詞也盤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亦以此即若知氣有升無夷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

鄭氏曰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士與其妻皆旅也

孔氏曰此經明小斂訖拜賓也君謂嗣君也小斂畢尸出堂嗣君下堂拜寄公國賓並就其位鄉而拜之也大夫士是先君之臣同服斬衰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士有三等故也旁猶面也夫人拜於堂上婦人無下堂拜士之妻夫人亦拜之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不言者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特猶獨也謂人

人拜之尊故也拜內子亦然衆賓士妻賤故汜拜之亦旁三拜也此經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者文不具也大夫士喪拜賓亦然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　熊氏曰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賓同故也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毋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鄭氏曰即位作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毋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爲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乃奠小斂奠也始死弔者朝服錫裘如古時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孔氏曰主人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案士喪禮云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故鄭註云尊卑相變也爲父喪拜賓竟而即作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異於父也拜賓襲絰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弔者襲裘加武者主人既素冠素弁弔者故加素弁於武也帶絰者朝服揖襲裘上裼衣也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揖襲裘上有裼衣上有朝服開朝帶謂要帶絰謂首絰以朋友之恩故加帶絰若無朋友之

恩則無帶唯絰而已拾踊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也鄭註加武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者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以四代祖免親及朋友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也引檀弓曰以下證小斂之前裼裘小斂之後襲裘也此皆謂未成服前若成服後成錫衰緦衰等已具上檀弓疏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然則袒括髮括髮袒亦相變言加武則著不以居冠弔據居冠屬武後絰弔服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鄭氏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斛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注縣其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尊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者之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也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

南鄉

鄭氏曰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徹或爲廢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由東面

孔氏曰此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鄭注士卒斂即徹帷士喪禮文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哭尸於堂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中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異於在家也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故奔喪註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也諸婦南鄉謂主婦以下在家者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褒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右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鄭氏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送迎敵者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以下明喪無主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少遠階下

而猶不出門也無男主則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鄉云女有下堂謂此也子雖幼小則以褒抱之爲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者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己無爵不敢拜賓也無爵者人爲之拜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若主行近在竟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主在國外不可待則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主在國外不可待則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釋所以使人攝及以褒抱幼之義無主則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

嚴陵方氏曰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爲也故喪有無後存乎人者可以爲也故無無主也

金華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則代之拜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爲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不通者人之於喪也作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爲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爲後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說則爲後不在而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倒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焉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者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

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鄭氏曰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尸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

孔氏曰自此至隱者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後杖之節制案下文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至老皆杖今杖不同日是人君禮也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妻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

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嫁爲士妻及女御皆七日杖也子大夫子兼適庶及世子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輯斂之不敢拄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西房居喪之地則得持杖拄地即位則使人執之以堂上有殯也子有王命去杖者世子尊天子之命對之不敢杖也國君之命輯杖謂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輯杖者君謂世子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鄭云君謂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

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是兩大夫相對同爲君杖不相降故並得杖拄地也

山陰陸氏曰子夫人杖不言授嫌或使之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鄭氏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杖節大夫死後三日既殯應杖者悉杖也大夫嗣子而云大夫者兼通子爲大夫有父母喪也有君命則去杖對君命亦然也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內于卿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己則去杖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

山陰陸氏曰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與杖之間爲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其稱爲亦以此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六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鄭氏曰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除死日爲二日也三日殯之明日也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禮皆去杖也若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

鄭氏曰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祈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弃杖於隱者杖是喪至尊爲人得而褻之

孔氏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既攢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偪近故哭殯可以杖將葬既啓之後對柩爲尊則斂去其杖鄭注廟門即殯宮門也大祥斷杖弃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汙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禫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造猶內也禫第祖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

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焉沿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造冰者造內其冰於盤中夷盤亦內冰小於大盤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禫露第簀浴時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寒氣也含襲遷尸此三節各有牀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含竟並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也鄭注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

孔氏曰此一節反明初死之節下經論死後而沐浴前經論浴後設冰經文顛倒尸初在地異生氣復既不生故遷於牀近南當牖前所謂正尸也幠覆也斂衾者大斂之衾被也遷尸在牀用斂衾覆之楔齒楔柱也柧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曲屈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柧柱張尸齒令開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側尺於足令尺脚南出綴拘尸足兩邊令直不辟戾也既夕禮綴足用燕尺校在南御者坐持是也自始死至此貴賤同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弃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鄭氏曰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汲謂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料酌盆水沃尸用盤於牀下盛浴水絺是細葛除垢爲易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如他日謂如平生尋常之日也浴竟小臣翦尸足之爪坎者甸人所掘階間取土爲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也內外宜別故母喪用內御舉衾內御婦人也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

嚴陵方氏曰管人主管籥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焉繘井索也料以木爲之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
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
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
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前翦須濡濯弃于坎
鄭氏曰差漸也漸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枓沐於
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
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孔氏曰此一節明沐也粱稷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將
沐甸人爲土垼塹竈于西牆下以煮沐汁陶人作瓦器之
官重鬲謂縣重之瞿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
以疏布冪口繫以篾縣之覆以葦席也漸於堂上管人亦
升盡等不上堂就御者受漸汁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煮之
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煮沐汁爨然也
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云抽取屋西北簷或云取屋外當
扉隱處薪義亦通也煮汁熟管人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
御者乃爲尸沐瓦盤貯沐汁用巾拭髮及面士喪禮注云
挋晞也清也事事如平生小臣翦手爪治須象平生也濡
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所濡濯汁弃於坎中鄭注士
喪禮云巾擩浴衣亦并弃之其坎案既夕禮掘坎南順廣
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弃於坎則浴汁亦然沐
與浴俱有料有盤浴云用料沐云用盤故鄭云文相變也
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
黍味美而貴故鄭疑天子用之也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
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
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鄭氏曰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妻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孔氏曰此以下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此經明君喪食之禮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每日納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也作之無時當須豫納故云納財案律歷志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一百九十二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也居喪因病不能頓食隨頻則食故云無算士賤病輕故疏

食疏麤也食飯也麤爲米飯亦水爲飲夫人世婦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氏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禮也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案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案檀弓主人主婦歠粥主婦謂女主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鄭氏曰果瓜桃之屬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既葬哀

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鄭氏曰盛謂今時杯杅也簋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盥手簋或作簨
孔氏曰此一節明食之雜禮歠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簋取飯故盥也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始飲酒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蓋記者所聞之異　熊氏曰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鄭氏曰食肉飲酒亦謂既葬
孔氏曰此一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其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間傳猶期之喪謂事同期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鄭氏曰叔母以下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性不能食粥可食飯菜羹有疾食肉飲酒爲其氣微也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孔氏曰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

不食故以壹不食冊不食結之故閒傳云小功緦麻再不食殤降者也故主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故知關大夫君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辭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鄭氏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孔氏曰此經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也其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飲酒醴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鄭氏曰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席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也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云布席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也大斂云布席如初始死至大斂用席皆有莞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鄭氏曰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孔氏曰此以下至絺綌紟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

及襚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經明小斂之衣以布爲絞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裏又屈衾裏之然後以絞束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既終故云以天地終數斂之也陳衣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大夫士唯有東房也絞紟不在十九稱之列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研紟五幅無紈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强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紈以組類爲之殺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紈或爲點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斂之事布絞縮者三者取布一幅裂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者又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用五片橫於縮下布紟者禪被也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至大斂各加一衾爲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大斂所并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士既然明大夫以上亦然君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案鄭注雜記篇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

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衆上公全數言之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小統於尸故此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絞之於紟二者布精麤皆如朝服十五升絞以一幅之布分爲三段辟擘也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列其末古字假借讀辟爲擘也鄭注堅之強堅之急者解小斂絞用布全幅以衣少欲得堅束力强也大斂一幅分爲三片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鄭注紞綴之領側若被識者領爲被頭側謂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紐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也　皇氏曰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考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祿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鄭氏曰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君無祿者不陳不以斂也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孔氏曰祭服謂死者所用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牀裏尸要取其方而衣多者所用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牀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領不倒

在足也君無祿者國君陳衣及斂悉用己衣臣有致祿不得陳用也大夫士降於君小斂則先畢盡用己正服乃用賓客祿者也用衣之美者故言祭服若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祿之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

祭服無算算數也大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祿亦得

用祫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是也
盧陵胡氏曰謂君不以衣襚大夫士也此謂小斂若大斂
則君有襚士喪禮具之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
鄭氏曰袍褻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繭衣裳與稅衣纊紵爲一是也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
出之亦爲其褻也
孔氏曰袍有衣以表之不使禪露也引雜記證子羔之襲
有袍繭衣上加稅衣爲表乃成稱引論語證衣上加表死
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　熊氏曰褻衣所用尊卑不同
士襲而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祿衣注
云祿所以表袍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
注云祿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大斂散衣是
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案雜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
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雜記公襲無袍繭是也
襲輕尚無大小斂無可知
唐陸氏曰衣單複具曰稱
凡陳衣者實之簏取衣者亦以簏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
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鄭氏曰取猶受也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
也絺綌紵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
正服
孔氏曰列采謂五方正色非列采謂雜色不入陳之也絺
是細葛綌是麤葛紵是紵布此褻衣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
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鄭氏曰祖者於事便也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

孔氏曰此一節明斂所用之人大小斂事多故祖爲便遷尸入棺事少故襲大祝是接神者故君喪使執斂事是猶執也衆祝喪祝也賤故副佐大祝也大夫卑故大祝侍之侍謂臨檢之也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衆祝即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士之喪喪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士舉遷尸是也商祝習商禮者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鄭氏曰左衽衽向左反生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斂衣之法前也言小斂不倒此又並言者爲下諸事出也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

鄭氏曰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執或爲徹

孔氏曰斂者謂大祝衆祝之屬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手爲執事專心則增感故斂竟皆哭也士與其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不使斂也生經有恩死又爲之斂爲之廢壹食斂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凡者貴賤同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所遇而安則死亦樂矣莊子南面王樂是也故君之喪使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夫愛親豈有窮哉故凡斂孝子非之大胥是焉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及出

命引之言孝子可以義奪也士商祝主斂士是之而已鄭氏謂胥當爲祝誤矣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尺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鄭氏曰冒者旣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帶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爲材

孔氏曰此一經明尊卑冒制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鄭注士喪禮云冒制如直囊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二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大夫綴旁五士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

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赬殺則君大夫畫殺爲斧文也凡冒謂通貴賤也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斂以往往猶後也小斂前有冒小斂後衣多故用夷衾覆之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紛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鄭氏曰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

孔氏曰此一經明君大斂時節也成服則著喪冠弁絰是

未成服君大夫士皆然此雖謂大斂其小斂亦同也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既在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父兄諸父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爲上也若士亦在堂下外宗君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莞上尊敷於作階上供大斂也商祝鋪絞紟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亦喪祝之屬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將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斂上即斂處窒告者斂畢大宰告孝子也孝子得告馮尸而起踊夫人亦馮尸而踊馮竟乃斂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廟門外祝代之具在檀弓疏巫止而祝代入故先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

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鄭氏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俱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大斂節也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士喪禮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苅至門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主人故不將巫入對尸柩士喪禮云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具在檀弓疏巫止而祝代入故先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

堂即位於東序之端作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主人房外南面者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斂畢降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者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別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士喪禮其子不得升故鄭注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橫渠張氏曰巫祝皆所以接鬼神也巫之接鬼神者不說有鬼神直以至誠感之若有所應感之正則得正感之邪則得山陰陸氏曰君釋菜者非修絜不入諸臣之家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鄭氏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斂之節士喪卑無恩君不視斂故云君不在也其餘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鄭氏曰目孝子踊節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貴賤踊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鄭氏曰撫以手案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馮謂扶持服膺

也君於臣撫之至夫與妻於昆弟執之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也凡馮尸興必踊悲哀之至馮尸必坐

孔氏曰此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大夫貴故君自撫之大夫以室老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妾死則爲之服故並撫之也君大夫自主父母妻長子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并云馮通言耳士賤故馮及庶子無子者君大夫庶子雖無子不得馮也凡馮尸者凡主人也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君尊於臣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父母於子執之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尊故奉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亦手案尸心與君爲臣同也妻於夫拘之微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夫於妻於昆弟亦執心上衣也不當君所者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宜少辟之凡馮尸必哀殞故起必踊泄之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也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

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拾也婦於舅姑言奉若舅姑在焉滑人從一拘之若猶有所拘焉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禫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鄭氏曰宮謂圍障之也禫祖也謂不障不於顯者不圖見面於隱者爲廬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

孔氏曰此以下至兄不次於弟明君大夫士遭喪斬衰齊

衰大功等居廬及堊室至祥禫以來降殺之節此經論遭喪居廬之禮廬者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之孝子居於廬中寢卧於苫頭枕於凷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塗廬外顯處也大夫士既葬故得宮之凡非適子謂庶子也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爲廬葬竟亦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鄭氏曰此常禮也

居喪常禮未葬不與人並立君諸侯也王

孔氏曰此經明居喪未葬不與人並立則諸侯可言於天子事猶不私言已

天子也既葬可並立君言國事公君也大夫士亦得言君事未可言私事曾子問練

不羣立據無事之時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鄭氏曰此權禮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孔氏曰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常禮故從權也葬竟未卒哭王事入於己國既卒哭則出爲王服金革之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卒哭則有變服今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國君當亦弁絰也然此云弁絰帶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異凡弔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鄭氏曰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

樂作無哭者

孔氏曰此一經論練及祥禫之節練居堊室猶不與人居也練後漸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己國家事也祥大祥也黲黑也平治其地今黑也堊白也新塗堊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也內中門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是樂作矣故門內不復哭也鄭注禫踰月定本禫作祥禫踰月自然樂作矣

嚴陵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蓋絜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耳非致飾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鄭氏曰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歸謂歸夫家也

孔氏曰此一經釋禫節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不待踰月若不當四時吉祭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案間傳既祥復寢謂不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復寢謂平常之寢文同義別故鄭注不復宿殯宮也案喪服女子爲父母卒哭折笄者玄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不同者喪服注云可以歸是可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鄭氏曰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

孔氏曰此經明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喪其臣歸之節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爲公故曰公之喪大夫俟練者此君下之臣大夫待練而歸也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也　皇氏曰鄭注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

山陰陸氏曰言俟著哀之殺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餘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氏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次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

孔氏曰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父子異宮故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諸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此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下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

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鄭氏曰爲之賜謂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略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君於世婦謂內命婦常爲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與小斂故不書日此謂卿當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羣云君聞大夫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是卿未襲而往柳莊非卿衛君即弔急弔賢也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又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於諸妻謂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爲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爲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外命婦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

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也

嚴陵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爲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爲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爲之賜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鄭氏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

當節之也

孔氏曰此明君弔大夫之禮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于門外見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皆負壁而鄉南墉壁也君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喪贊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君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鄭注君直北者直當也顧命云夾階上刃故鄭知夾階立也

橫渠張氏曰殷衆也周禮立其殷謂置衆士也殷奠者以盛此禮報事衆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是以殷奠不足則取諸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之是知用人之多也其進之也必人執一物以薦薦之也易言殷薦之上帝亦是衆進之義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鄭氏曰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荅己三問三往壹問壹往所以致殷勤也君弔則復殯服者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爲服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也大夫則奠可也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爲此奠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于門外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主人奠畢又先

出門待君大夫士同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答拜之禮鄭注云爲君荅己者意恐君之荅故不拜迎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宋三代之後於周爲客有喪拜焉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主不拜宋用敵禮拜謝之亦主人拜賓之義也殯服則苴絰兔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兔時也主人必兔此謂臣喪大斂殯君有故不得來殯後始來弔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眞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鄭氏曰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孝子迎君之妻亦如迎君禮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人世子尚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與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主婦送于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拜送之主人送于大門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金華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于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視視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

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爲所尊變也其來也
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
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
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
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
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眞若吾手
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
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
人視之世子視之眞若子弟之失云焉然諸婦之至君所
惟喪祭爲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
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
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

主人而拜
鄭氏曰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
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
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
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君之禮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敗於正君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阼
階下位故適子辟之所以在若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
堂君雖不升堂猶辟於房中正君來禮亦如此不言大夫
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以
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謂殯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
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
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君

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爲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故鄭云主人無二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鄭氏曰君弔塗之後雖往不踊也君退必奠榮君之來

孔氏曰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　皇氏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故鄭注云塗之後不踊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柂棺一椑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椑椑用柂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總論君大夫士等棺槨及飾棺之異并椑絰之殊此經君大夫士等棺槨厚薄之制天子四重之棺屬與椑合一尺大棺六寸水兕革棺共六寸都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爲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上大夫去椑四寸所餘大棺與屬合爲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與屬各減二寸厚一尺也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檀弓從內而說一次出外謂近尸有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大棺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有椑次外有屬次外有大棺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

是從外向內而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也椑當柚棺也
案檀弓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棺
四寸也案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
棺三寸不設屬椑下卿之罰也大夫依禮無椑今云罰始
無椑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時僭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
綠

鄭氏曰鐕所以琢著裏
孔氏曰此一經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以朱
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雜金鐕者鐕釘也尚書云貢金三
品黃白青色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
者棺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綠士用玄亦同大夫用牛骨鐕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

衽二束

鄭氏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衽束之數蓋棺上蓋也用漆謂漆其衽
合縫處也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
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大夫
士橫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束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
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橫唯
二束此文是也
君大夫鬠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鄭氏曰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鬠亂髮
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簍
孔氏曰此一節明鬠爪之異綠即棺角也士賤以物盛埋
之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鄭氏曰欑猶蔟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塗象植上四柱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載取容棺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

孔氏曰此一經明尊卑殯之制度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作階舉棺於輴中輴外以木蔟聚輴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椁上之四柱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殯時則置棺輴內亦蔟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蔟木於塗屋形但不爲四柱此記稱君若據諸侯不得云欑至于上畢塗屋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輴不得直云輴故鄭注云此記參差也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於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西序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欑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欑之又上不爲屋也塗不暨于棺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欑廣去棺遠大夫欑狹裁使塗不及棺耳士掘肂見衽其衽之上所處之出亦以木覆而塗之故謂塗上士喪禮云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也帷幛也朝夕哭乃徹帷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鄭氏曰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

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孔氏曰此經明熬穀之異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爲惑蚍蜉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具黼翣二畫翣二皆載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纁紐二齊三采三具黼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縪紐二齊三采一具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縪二披用纁

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依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黼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縪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揺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鞔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具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柳於壙中擅弓曰周

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爲鞛讀如冠鞛之鞛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三池者織竹爲籠挂於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雷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荒爲柳車上覆謂鬱甲也緣荒邊爲白黑黼文於黼文之上荒之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列行也火行如半環黻兩已相背也素錦褚者素白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爲屋在路象宮室也加爲荒者帷是邊牆荒與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

故以纁爲紐連之旁各三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鞛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鞛上下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如爪內之子以穰爲分限又連具爲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者翣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黻二畫雲翣兩角皆戴圭玉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振容又縣銅魚於振容間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橫東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用纁帛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偵謂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纁披亦用絳帛爲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

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
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帷畫雲氣二池前後各一
池或云兩邊而已畫荒謂畫雲氣火黼錦褚與君同紐用
四不一色故二繅二玄也齊三采絳黃黑也具亦降二也
翣降兩黼翣角不圭止用五采羽作綬無紱雉而有魚躍
拂池戴不並用繅其數與披同四也士唯一池在前亦畫
揄雉於紱在於池上紐降用玄緇四紐連四旁也齊與大
夫同一具者一行絡之耳翣降二黼前繅後緇者戴當棺
束通兩邊爲四戴也二披用繅通兩旁則亦四披也鄭注
以華道路及壙中以翣入壙中則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

入

山陰陸氏曰君龍帷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今龍在下變於生前繅後玄亦以此黼荒所謂加斧于其

上者此類歟斂主義斷黼可否相濟有和焉素錦褚即雜
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以葦席爲幹爾
知然者以君火三列畫三列素錦褚大夫亦云而士不言
從可知也即異應言若大夫不振容士揄紱玄紐二緇紐
二之類是也然則殯與葬儀蓋無以異鄭氏謂大夫廢輴
此言輴非也誤矣加僞荒荒一名僞荒以死爲反真宅則
凡所謂物皆僞也僞或作于亦通言加于荒則素錦褚加
于僞荒之上大夫不言加僞荒則以上加僞荒知之也繅
紐六素錦褚加于荒之紐歟齊五采五具齊裳下緝也謂
以五采五具綴裳帷之下歟君繅戴六繅披六戴猶所謂
紼披猶所謂引引之使行弗之欲止戴之使上披之欲下
使即葬爲無係吝也見理者如是周官司士作
六軍之士執披以此再言君再言大夫再言士亦如此大

夫畫帷布帷不畫畫以雲氣龍帷加龍焉易曰雲從龍二池不振容振蓋鷺也大夫不振容然亦不揄絞非德不足於此者也特鷺非大夫之事也雉亦非大夫之事也不言無振容曰不振容不言無揄絞曰不揄絞以此揄絞縛青雉若後世以綵結鷺鳳矣士布帷據此蒲席以爲裳帷亦其幹爾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戴玉者必戴綏戴綏者不必戴玉綏旐也知然者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知之也

君葬用輴四紼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紼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紼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鄭氏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當爲軨聲之誤也軨字或作圂是以又誤爲國軨車樞車也輴車之差也在棺曰紼行道曰引至壙將空又曰紼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紼或爲率

孔氏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紼之等輴國皆當爲軨軨則屋車在路載柩尊卑同用屋車諸侯紼有四條碑有二所天子則六紼四碑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大夫二紼二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紼各穿之也士二紼無碑手縣下之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此經論在道之時未論空時經當雲引而云紼與碑者初在塗後遂空葬故鄭云連言之至空時下棺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屋車更載以龍輴以此約之諸侯殯以輴葬用軨明矣大夫朝廟用輴殯

與葬不用輴也士朝廟用軸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軸軸
鄭云碑桓楹者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
大木爲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綍二碑故云桓楹謂每
一碑樹兩楹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
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鄭氏曰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
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
與斂尸相似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
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
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
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
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爲縱舍之節大夫

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
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或爲緘
孔氏曰此一經論尊卑下棺之制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解
此屬車之綍以繫方柩緘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
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
云用綍去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
之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
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
時命令衆人無得喧譁以鼓封者擊鼓爲縱舍之節每一
鼓漸縱綍也大夫卑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
止也諸侯四綍二碑前後二綍各繞前後二綍之鹿盧其
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也天子則六綍四碑前
後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

兩旁之碑諸侯不重鹿盧前碑後碑各一紼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耳經云紼去碑謂前後紼耳在旁之紼無碑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氏曰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棺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

孔氏曰此一經明所用椁木不同君諸侯也諸侯用松心為椁材大夫以柏為椁不用松心士又卑用雜木也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無正文可定也

椁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瓶

鄭氏曰間可以藏物因以為節

孔氏曰此一經明椁椁之間廣狹所容也柷如漆桶是諸侯棺椁所容也壺是瀰水器大夫所掌瓶盛酒之器也士所用也

嚴陵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瓶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柷則與狄人設階同義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鄭氏曰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七

後學　成德　校訂